

1271
GR Chêng, Huan-ku
335 Po i chih
C47
17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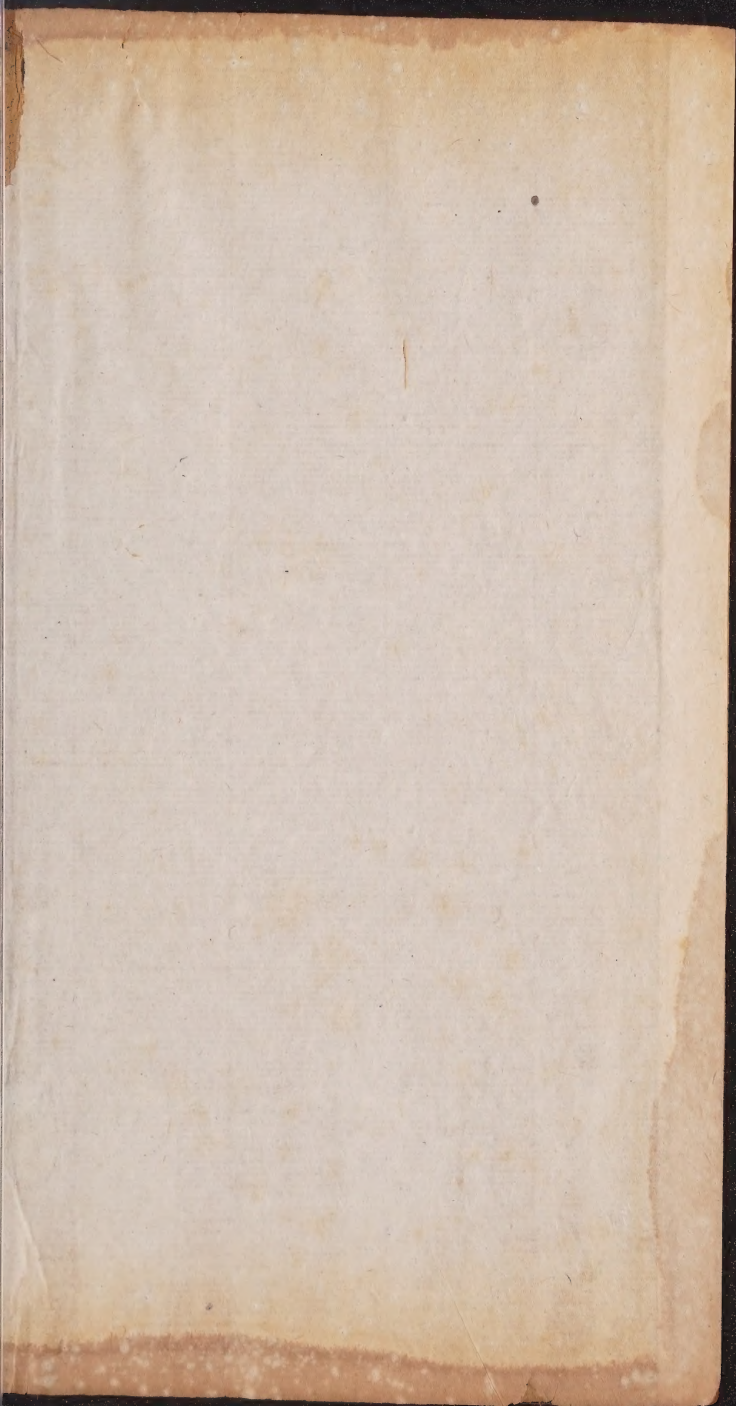
East As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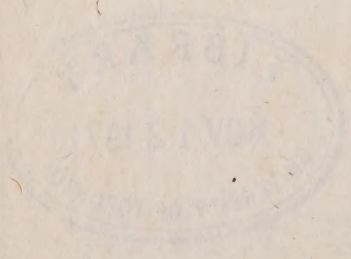
PLEASE DO NOT REMOVE
CARDS OR SLIPS FROM THIS POCKET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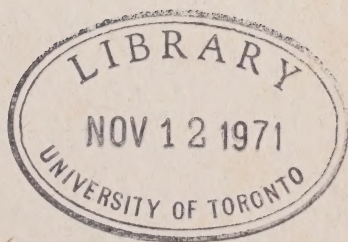
LIBRARY USE ONLY







GR
335
C47
1796



龍威秘書四集

晉唐小說暢觀

第二冊

博異志

鄭還古

李泌傳

李 縻

仙吏傳

太上隱者

英雄傳

雍 陶

劍俠傳

段成式

博異志

唐 鄭還古撰

敬元穎

天寶中有陳仲躬，家居金陵，多金帛。仲躬好學，脩詞未成，乃携數千金於洛陽清化里，假居一宅，其井尤大，甚好溺人。仲躬亦知之，志靡有家室，無所懼。仲躬常抄習，不出月餘日，有隣家取水女子，可十數歲，惟每日來於井上，則逾時不去，忽墮井中而溺死。井水深，經宿方索得屍。仲躬異之，開乃窺於井上，忽見水影中一女子面

年狀少麗，依時樣粧飾，以目仲躬。仲躬凝睇之，則紅袂
 半掩，其面微笑，妖冶之姿，出於世表。仲躬神魂恍惚，若
 不支持，然乃歎曰：「斯乃溺人之由也。」遂不顧而退。後數
 月，炎旱，此井亦不減。忽一日，水頓竭，清且有一人扣門。
 云：「敬元，穎請謁。」仲躬命入，乃井中所見者，衣緋綠之衣，
 其製飾鉛粉，悉時製耳。仲躬與坐而訊之，曰：「卿何以殺
 人？」元穎曰：「妾實非殺人者，此井有毒龍，自漢朝絳侯居
 於茲，遂穿此井。洛城內有五毒龍，斯其一也。緣與太一
 左右侍龍相得，每相蒙蔽，天命追徵，多託故不赴集役。」

而好食人血自漢已來已殺三千七百人矣而水不曾
耗涸某乃國初方墮於井遂爲龍所驅使爲妖惑以誘
人用供龍所食其於辛苦情所非願昨爲太一使者交
替天下龍神盡須集駕昨夜子時已朝太一矣兼爲河
南旱被勘責三數日方廻今井內已無水君子誠能命
匠淘之則獲脫斯難矣若然願終君子一生奉養世間
之事無所不致言訖便失所在仲躬當時命匠令一信
者與匠同入井中但見異物卽令收之至底無別物唯
獲古銅鏡一枚面濶七寸八分仲躬令洗淨貯匣中焚

香以潔之斯乃敬元穎者也一更後忽見元穎自門而入直造燭前設拜謂仲躬曰謝以生成之恩照濁泥之下某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之第七者也其鑄時皆以日月爲大小之差元穎則七月七日午時鑄者也貞觀中爲許敬宗婢蘭茗所墮以此井水深兼毒龍氣所苦人入者悶絕而不可取遂爲毒龍所役幸遇君子正直者乃獲重見人間爾然明晨內望君子移出此宅仲躬曰某以用錢儻居今移出何以取措足之所元穎曰但請君子飾裝一無憂也言訖再拜云自此去不復見形矣

仲躬遽留之問曰汝安得有紅綠脂粉之麗狀以誘女
子小兒也對曰某變化無常各以所悅百方謀策以供
龍用言訖卽無所見明晨忽有牙人扣戶兼領宅主來
謁仲躬便請仲躬移居夫役並足到齋時便到立德坊
一宅中其大小價數一如清化者其牙人云價直契書
一無遺闕並交割訖後三日會清化宅并無故自崩兼
延及堂墮東廂一時陷地仲躬後文戰累勝爲大官所
有要事未嘗不如移宅之績効也其鏡背有二十八字
皆科斗書以今文推而寫之曰維晉新公二年七月七

日午時於首陽山前白龍潭鑄成此鏡，千年在世，於背
上環書一字，管天文一宿，依方列之。則左有日而右有
月，龜龍虎雀並依方安焉。於鼻卅題曰夷則之鏡。

許漢陽

漢陽名商，本汝南人也。貞元中，舟行於洪饒間。日暮，洪
波急，尋小浦，滯入，不覺行三四里，到一湖中。雖廣而水
纔三二尺，又北行一里許，見湖岸竹樹森茂，乃投以泊。
舟漸近，見亭宇甚盛，有二青衣，雙鬟若鵝，素面如玉，迎
舟而笑。漢陽訝之，而入以游。詞又大笑，返走入宅。漢陽

束帶上岸投謁未行三數步青衣延入內廳揖坐云女郎等易服次須與青衣命漢陽入中門見滿庭皆一大池池中荷芰芬芳四岸砌如碧玉作兩道虹橋以通南北北有大閣上堦見白金書曰夜日宮四面奇花異木森聳連雲青衣引上閣一層又有青衣六七人見漢陽列拜又引上二層方見女郎六七人目未嘗覩相拜問來由漢陽具述不意至此女郎揖坐云客中止一宵亦有少酒願追歡揖坐訖青衣具飲食所用皆非人間見者食訖命酒其中有一樹高數丈餘幹如梧桐葉似芭

蕉有紅花滿樹未吐大如斗盞正對飲所一女郎執酒
相揖一青衣捧一鳥如鸚鵡置飲前闌干上叫一聲而
樹上花一時開芳香襲人每花中有美人長尺餘婉麗
之姿掣曳之服各稱其質諸樂絃管盡備其人再拜女
郎舉酒衆樂具作蕭蕭泠泠杳入神仙纔一巡此夕月
色復明女郎所論皆非人間事漢陽所不測時因漢陽
以人間事雜之則女郎亦無所酬答歡飲至二更筵宴
已畢其樹花片片落池中人亦落便失所在一女郎取
一卷文書以示漢陽覽之乃江海賦女郎令漢陽讀之

遂爲讀一遍。女郎請又自讀一遍。命青衣收之一女郎。謂諸女郎兼白。漢陽曰。有感懷一章。欲誦之。諸女郎及漢陽曰。善。乃吟曰。海門連洞庭。每去三千里。十載一歸來。辛苦瀟湘水。女郎命青衣取諸卷。兼筆硯。請漢陽與錄之。漢陽展卷。皆金花之素。上以銀字扎之。卷大如拱斗。已半卷書過矣。觀其筆。乃白玉爲管。硯乃碧玉。以頗黎爲匣。硯中皆研銀水。寫畢。令以漢陽之名押之。展向前。見數首。皆有人名押署。有名仲方者。有名巫者。有名朝陽者。而不見其姓。女郎遂收索卷。漢陽曰。有一篇欲

奉和擬繼此可乎女郎曰不可此卷每歸呈父母兄弟
不欲雜爾漢陽曰適以弊名押署復可乎曰事別非君
子所諭四更已來命悉收拾揮霍次二青衣曰郎可歸
舟矣漢陽乃起諸女郎曰欣此旅泊接奉不得鄭重耳
恨恨而別歸舟忽大風雲色陡暗寸步黯黑至平明觀
夜來飲所乃空林樹而已漢陽解纜行至昨晚濡口江
岸人家見十數人似有非常因泊舟而訊人曰濡口溺
殺四人至三更後却撈出三人已卒其一人雖似活而
若醉有巫女以楊柳水灑拂禁咒久之乃言曰昨夜海

龍王諸女及姨姊妹六七人歸過洞庭宵宴於此處取
我輩四人作酒緣客少不多飲所以我却得來漢陽異
之乃問曰客者謂誰曰一措大耳不記姓名又云青衣
言諸小娘子苦愛人間文字不可得常欲請一措大文
字而無由又問今在何處已發舟也漢陽乃念昨宵之
事及感懷之什皆可驗也漢陽默然而歸舟覺腹中不
安乃吐出鮮血數升方知悉以人血爲酒爾三日方平

王昌齡

開元中琅邪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屬風

便而舟人云貴賤至此皆合謁廟以祈風水之安昌齡
不能駐亦先有禱神之備見舟人言乃命使賫酒脯紙
馬獻于大王兼有一量草履子上大王夫人而以一首
詩令使者至彼而禱之詩曰青驄一疋崑崙牽奉上大
王不取錢直爲猛風波裏驟莫怪昌齡不下船讀畢而
過當市草履子時兼市金錯刀子一副貯在履子內至
禱神時忘取之誤并履子將往使者亦不曉焉昌齡至
前程偶覓錯刀子方知誤并將神廟所矣又行數里忽
有赤鯉魚長可三尺躍入昌齡舟中昌齡笑曰自來之

味呼侍者烹之既剖腹得金錯刀子宛是誤送廟中者
昌齡歎息曰鬼神之情亦昭然常聞葛仙公命魚送書
古詩有剖鯉得素書今日亦頗同

張竭忠

天寶中河南緱氏縣東太子陵仙鶴觀常有道士七十
餘人皆精專修習法籙齋戒皆全有不專者自不之住
矣常每年九月三日夜有一道士得仙已有舊例至旦
則具姓名申報以爲常其中道士每年到其夜皆不扃
戶各自獨行以求上昇之應後張竭忠攝緱氏令不信

至時乃令二勇者以兵器潛覘之初無所覩至三更後見一黑虎入觀來須臾銜出一道士二人遂射不中奔棄道士而往至明並無入得仙具以此白竭忠竭忠申府請弓矢大獵於太子陵東石穴中格殺數虎或金簡玉籙泪冠帔或人之髮骨甚多其皆謂每年得仙道士也自後仙鶴觀中卽漸無道士今並休廢爲守陵使所居也

崔元微

天寶中處士崔元微洛苑東有宅耽道餌朮茯苓三十

載因藥盡領僮僕入嵩山採之採畢方迴宅中無人蒿
萊滿院時春季夜闌風月清朗不睡獨處一院家人無
故輒不到三更後忽有一青衣人云君在院中耶今欲
與一兩女伴過至上東門表姨處暫借此歇可乎元微
許之須臾乃有十餘人青衣引入有綠裳者前曰某姓
楊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緋衣小女曰
姓石名醋醋各有侍女輩元微相見畢乃命坐於月下
問出行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八姨數日云欲求相看不
得今夕衆往看之坐未定門外報封家姨來也坐皆驚

喜出迎楊氏云主人甚賢只此從容不惡諸處亦未勝
於此也元微又出見封氏言詞泠泠有林下風氣遂揖
入坐色皆殊絕滿座芳香醇醇襲人處士命酒各歌以
送之元微志其二焉有紅裳人與白衣送酒歌曰皎潔
玉顏勝白雪况乃當年對芳月沉吟不敢怨春風自歎
容華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絳衣披拂露盈盈淡
染胭脂一朶輕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至
十八姨持盞性輕佻翻酒污醅醅衣裳醅醅怒曰諸人
卽奉求余不奉求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子弄酒皆

起至門外別十八姨南去諸女西入苑中而別元微亦
不之異明夜又來云欲往十八姨處醋醋怒曰何用更
去封嫗舍有事只求處士不知可乎醋醋又言曰諸女
伴皆住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居止不安常求十八
姨相庇昨醋醋不能依迴應難取力處士儻不阻見庇
亦有微報耳元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諸女醋醋曰但處
士每歲歲日與作一朱幡上圖日月五星之文於苑東
立之則免難矣今歲已過但請至此月二十有一日平
旦微有東風則立之庶免於患也元微許之乃齊聲曰

不敢忘德拜謝而去元微於月中隨而送之踰苑墻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東風刮地自洛南折樹飛沙而苑中繁花不動元微乃悟諸女曰姓楊李陶及衣服顏色之異皆衆花之精也緋衣名醋醋卽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後數夜楊氏輩復來媿謝各裹桃李花數斗勸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願長於此住衛護某等亦可致長生至元和初元微猶在可稱年三十許人言此事於時人得不信也

陰隱客

神龍元年房州竹山縣陰隱客家富莊後穿井二年已
濬一千餘尺而無水隱客穿鑿之志不輟二年外一月
餘工人忽聞地中雞犬鳥雀聲更鑿數尺傍通一石穴
工人乃入穴探之初數十步無所見但捫壁而傍行俄
轉有如日月之光遂下其穴下連一山峯工人乃下於
山正立而視乃別一天地日月世界其山傍向萬仞千
巖萬壑莫非靈景石盡碧琉璃色每巖壑中皆有金銀
官闕有大樹身如竹有節葉如芭蕉又有紫花如盤五
色蛺蝶翅大如扇翔舞花間五色鳥大如鶴翱翔乎樹

杪每巖中有清泉一眼色如鏡白泉一眼白如乳工人漸下至宮闕所欲入詢問行至闕前見牌上署曰天桂山宮以銀字書之門兩閤內各有一人驚出各長五尺餘童顏如玉衣服輕細如白霧綠煙絳唇皓齒鬢髮如青絲首冠金冠而跣足顧謂工人曰汝胡爲至此工人具陳本末言未畢門中有數十人出云怪有昏濁氣令責守門者二人惶懼而言曰有外界工人不意而到詢問次所以未奏須臾有緋衣一人傳勅曰勅門吏禮而遣之工人拜謝未畢門人曰汝已至此何不求遊覽畢

而返工人曰向者未敢儻賜從容乞乘便而言之門人
遂通一玉簡入旋而玉簡却出門人執之引主人行至
清泉眼令洗浴及澣衣服又至白泉眼令與漱之味如
乳甘美甚連飲數掬似醉而飽遂爲門人引下山每至
宮闕只得於門外而不許入如是經行半日至山趾有
一國城皆是金銀珉玉爲宮室城樓以玉字題云梯仙
國工人詢曰此國何如門人曰此皆諸仙初得仙者關
送此國修行七十萬日然後得至諸天或玉京蓬萊崑
閩姑射然方得仙官職位主籙主符主印主衣飛行自

在工人曰既是仙國何在吾國之下界門人曰吾此國是下界之上仙國也汝國之上還有仙國如吾國亦曰梯仙國一無所異言畢謂工人曰卿可歸矣遂却上山聿尋來路又令飲白泉數掬欲至山頂求來穴門人曰汝來此雖頃刻已人間數十年却出舊穴應不可矣待吾奏請通天關鑰匙送卿歸工人拜謝須臾門人携金印及玉簡又引工人別路而上至一大門勢侔樓閣門有數人俯伏而候門人示金印讀玉簡劃然開門門人引工人上纔入門爲風雲擁而去因無所覩唯聞門人

云好去爲吾致意於赤城真伯須臾雲開已在房州北
三十里孤星山頂洞中出後而詢陰隱客家時人云已
三四世矣開井之由皆不能知工人自尋其路惟見一
巨坑乃崩井之所爲也時貞元七年工人尋覓家人了
不知處自後不樂人間遂不食五穀信足而行數年後
有人於劔閣雞冠山側近逢之後莫知所在

岑文本

貞觀中文本下朝多於山亭避暑日午時寐初覺忽有
叩山亭院門者藥監報云上清童子元寶特此叅奉文

本性素慕道，束帶命入。乃年二十，已下道士儀質，爽邁衣服，纖異冠，淺青圓角冠，衣淺青圓角帔，履淺青圓頭履，衣服輕細如霧，非齊紈魯縞之比。文本與語，乃曰：僕上清童子，自漢朝而果成，本生於吳，已得不凝滯之道，遂爲吳王進入，見漢帝，有事擁遏，教化不得者，無不相問。僕常與方圓行下，皆得通暢，由是自文武二帝迄至哀帝，皆相眷。王莽作亂，方出外方所在，皆沐人憐愛。自漢成帝遂厭人間，乃尸解而去。或秦或楚，不常厥居。聞公好道，故此相謁耳。文本詰以漢魏宋齊梁間君王社

移之事了了如目覩因言史傳間屈者虛者亦甚多文
本曰吾人冠帔何制度之異對曰夫道在於方圓之中
僕外服圓而心方正相時之儀也又問曰衣服皆輕細
何土所出對曰此是上清五銖服又問曰比聞六銖者
天人衣何五銖之異對曰尤細者則五銖也談論不覺
日晚乃別去纔出門而忽不見文本知是異人乃每下
朝卽令伺之到則談論移時后令人潛送詣其所止出
山亭門東行數步於院墻下瞥然不見文本命工力掘
之三尺至一古墓墓中了無餘物唯得古錢一枚文本

方悟上清童子是青銅名元寶錢之文也外圓心方錢之狀也青衣銅衣也五銖服亦錢之文也漢時生於吳是漢朝鑄五銖錢於吳王也文本雖知之而錢帛日盛至中書令十餘年忽失古錢所在文本遂薨

沈亞之

沈亞之以記室從隴西公調軍涇州昔見隴西公言少從邢鳳游鳳帥家子無他能後寓居長安平康里南以錢百萬質故豪洞門曲房之第卽其寢而晝偃夢一美人自西楹來環步從容執卷且吟爲古粧而高鬟長眉

衣方領繡帶被廣袖之襦鳳大悅問麗人何自而臨我
哉美人笑曰此妾家也而君客于妾宇下焉有所自鳳
曰願示其書目美人曰妾好詩而常綴此鳳曰麗人幸
少留得賜觀覽於人美人授詩坐西床鳳發卷視其首
篇題之曰春陽曲終四句其後他篇皆數十句美人曰
君必欲傳之無令過一篇鳳卽起從東廡下几上取彩
牋傳春陽之曲其詞曰長安少女踏春陽何處春陽不
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羅幃空度九秋霜鳳吟卒請曰
何謂弓彎曰妾昔年父母教妾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張

袖舞數拍爲弓彎之狀以示鳳旣罷美人低然良久却
辭去鳳曰願復少從容須臾間竟去鳳亦旋覺昏然忘
有所記鳳更衣卽於懷袖中得其詞驚視方省所夢時
貞元中也又吳興姚合謂亞之曰吾友王炎云元和初
夕夢遊吳侍吳王久之聞宮中出輦鳴簫擊鼓言葬西
施王悲悼不止立詔詞客作挽歌炎遂應教作西施挽
歌其詞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牌連工起珠帳擇土
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堦春風無處所悽恨不
勝懷進詞王甚嘉之及寤能記其實炎太原人也

劉方元

山人劉方元自漢南抵巴陵，夜宿江岸古館。廳西有巴籬，隔之。又有一廳，常扃鎖，云多有怪物，使客不安。已十數年不開矣。中間爲廳廊崩摧，州司完葺至新淨，而無人敢入。其夜方元都不知之。至二更後，見月色滿庭，江山清寂，唯聞廳西有家口語言嘯咏之聲，殆不多辨。唯一老青衣語聲稍重，而帶秦音者，言曰：「往年阿郎貶官時，令老身常騎偏面騮，抱阿荊郎。阿荊郎嬌不肯穩坐，或偏于左，或偏于右，墜損老身左膊。至今天欲陰，使我

患酸疼焉。今又發矣。明日必大雨。如今阿荊郎官高也。不知知有老身無復聞相應答者。俄而有歌者。歌音清細。若曳緒之不絕。復吟詩者。吟聲切切。如含酸和淚之詞。幽咽良久。亦不可辨其文。而無所記錄也。久而老青衣又云。昔日阿荊郎愛念青青河畔草。今日亦頗謂綿綿思遠道也。僅四更方不聞其聲。明旦果大雨。呼館吏訊之。吏云。此西廳空。更無人。方敘此中賓客。不曾敢入之。由方元固請開院視之。則秋草滿地。蒼苔沒堦。中院之西。則連山林。無人迹也。啓其廳廳。則新淨了。無所有。

唯前間東面柱上有詩一首。墨色甚新。其詞曰。即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迴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爲灰不堪着。視其書。則鬼之詩也。館吏云。此廳成來。不曾有人居。亦先無此題詩處。乃知夜來人也。復以此訪於人。終不能知其來由。

馬侍中

馬燧貧賤時。寓遊北京。謁府主不見而返。乃寄居於園吏。吏曰。莫欲謁護戎否。若謁。卽須先言。當爲其岐路耳。護戎諱數字而甚切。君當在意。若犯之。無逃其死也。然

若幸愜之則所益與諸人不同慎勿暗投也某乃護戎
先乳母子得以詳悉而輒贊君子焉燧信與疑半明晨
入謁護戎果犯諱庭叱而出畏懼之色見園吏吏曰是
必忤護戎耳燧問計求脫園吏曰君子戾我而恟惶如
是然敗則死不得瀆我也遂匿燧於糞車中載出郭而
逃于時護戎果索燧一報不獲散鉄騎者每門十人燧
狼忙竄六十餘里日暮度不出境求蔽于逃民敗室中
尙未安聞車馬蹄歎聲人相議言能更三二十里否果
護戎之使也俄聞勢漸遠稍安焉未復常息又聞有悉

窳人行聲燧危慄次忽於戶牖見一女人衣布衣身形
絕長手携一襖曰馬燧在此否燧默不敢對又曰大驚
怕否胡二姊知君在此故來安慰無至憂疑也燧乃應
唯而出胡二姊曰大厄然已過尙有餘恐爾君固餒我
食汝乃解所携襖有熟肉一甌胡餅數枚燧食甚飽却
令於舊處更不可動胡二姊以灰數斗於燧前地上橫
布一道以授之言曰今夜半有異物相恐劫輒不得動
過此厄後勲貴無雙言畢而去近夜半有物閃閃照人
漸近戶牖間見一物長丈餘乃夜叉也赤髮蜎奮金牙

鋒鑠臂曲癭木甲犴獸爪衣豹皮褲携短兵直入室來
獰目電燄吐火喫血跳躑哮吼鐵石消鑠燧之惴慄殆
喪魄亡精矣然此物終不敢越胡二姊所布之灰久之
物乃撤一門扉藉而熟寢俄又聞車馬來聲有人相謂
曰此乃逃人之室不妨馬生匿於此乎時數人持兵器
下馬入來衝踏夜叉夜叉奮起大吼數聲裂人馬噉食
血肉殆盡夜叉食既飽徐步而去四更東方月上燧覺
寂靜乃出而去見人馬骨肉狼籍燧乃獲免後立大勲
官爵穹崇詢訪胡二姊之由竟不能得思報不及每春

秋祠饗別置胡二姊一座列於廟左

唐人小史中多造奇艷事爲傳志自是一代才情
非後世可及然恠深幽渺無如諾臯博異二種此
其厥體中韓昌黎李長吉也顧元慶跋

博異志終

宗御樓大酺夜於樓下置高座召三教講論泌姑子員
俶年九歲潛求姑備儒服夜昇高座詞辨鋒起譚者皆
屈元宗奇之召入樓中問姓名乃曰半千之孫宜其若
是因問外更有奇童如兒者乎對曰舅子順年七歲能
賦敏捷問其宅居所在命中人潛伺於門抱之以入戒
勿令其家知元宗方與張說觀棊中人抱泌至俶與劉
晏偕在帝側及元宗見泌謂說曰後來者與前兒絕殊
儀狀真國器也說曰誠然遂命說試爲詩卽令詠方圓
動靜泌曰願聞其狀說應曰方如棊局圓如棊子動如

綦生靜如綦死說以其幼仍教之曰但可以意虛作不得更實道綦字泌曰隨意卽甚易耳元宗笑曰精神全大於身泌乃言曰方如行義圖如用智動如逞才靜如遂意說因賀曰聖代嘉瑞也元宗大悅抱於懷撫其頭命果餌啗之遂送忠王院兩月方歸仍賜衣物及綵數十且諭其家曰年小恐於兒有損未能與官當善視之乃國器也由是張說邀至其宅令其子均瑄相與若師友情義甚狎張九齡賀知章張庭珪韋虛心一見皆傾心愛重賀知章嘗曰此穉子目如秋水必當拜卿相張

說曰昨者上欲官之某言未可蓋惜之待其成器耳當其爲兒童時身輕能於屏風上立薰籠上行道者云年十五必白日昇天父母保惜親族憐愛聞之皆若有甚厄也一旦空中有異香之氣及音樂之聲李公之血屬必迎罵之至其年八月十五日笙歌在室時有綵雲掛於庭樹李公之親愛乃多搗蒜薤至數斛伺其異音奇香至潛令人登屋以巨杓颺濃蒜潑之香樂遂散自此更不復至後二年賦長歌行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

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氣是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詩成傳寫之者莫不稱賞。張九齡見獨誠之曰。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韜晦。斯盡善矣。藏器於身。古人所重。况童子耶。但當爲詩以賞風景。詠古賢。勿自揚已爲妙。泌泣謝之。爾後爲文不復自言。九齡尤喜其有心。言前途不可量也。又嘗以直言規諷九齡。九齡感之。遂呼爲小友。九齡出荊州。邀至郡。經年就於東都肄業。遂遊衡山。嵩山。因遇神仙桓真人。羨門子。安期先生降之。羽車幢節流

雲神光照灼山谷將曙乃去仍授以長生羽化服餌之道且戒之曰太上有命以國祚中危朝廷多難宜以文武之道佐佑人主功及生靈然後可登真脫屣耳自是多絕粒咽氣修黃光谷神之要及歸京師寧王延於第玉真公主以弟呼之特加敬異常賦詩必播於王公樂章及丁父憂絕食柴毀服闋復遊嵩華終南不顧名祿天寶十載元宗訪召入內獻明堂九鼎議應制作皇唐聖祚文多講道談經肅宗爲太子勅與太子諸王爲布衣交爲楊國忠所忌以其所作感遇詩謗議特政構而

陷之詔於蘄春郡安置天寶十二載母周亡歸家太子
諸王皆使弔祭尋祿山陷潼關元宗肅宗分道巡狩泌
嘗竊賦詩有匡復意號王巨爲河洛節度使使人求泌
於嵩少間會肅宗手札至號王備車馬送至靈武肅宗
延於臥內動靜顧問規畫大計遂復兩都泌與上寢則
對榻出則聯鑣代宗時爲廣平王領天下兵馬元帥詔
授侍謀軍國天下兵馬元帥府行軍長史判行軍事仍
於禁中安置崔圓房琯自蜀至冊肅宗爲皇帝并賜泌
手詔衣馬枕被等旣立大功而幸臣李輔國害其能將

不利之因表乞遊衡岳優詔許之給以三品祿俸山居
累年夜爲寇所害投之深谷中及明乃攀緣他徑而出
爲稿葉所藉暑無所損初肅宗之在靈武也常憂諸將
李郭等皆已爲三公宰相崇重旣極慮收復後無以復
爲賞也泌對曰前代爵以報功官以任能自堯舜以至
三代皆所不易今收復後若賞以茅土不過二三百戶
一小州豈難制乎肅宗曰甚善因曰若臣之所願則特
與他人異肅宗曰何也泌曰臣絕粒無家祿位與茅土
皆非所欲爲陛下帷幄運籌收京師後但枕天子膝睡

一覺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肅宗大笑
及南幸扶風每頓必令泌領元帥兵先發清行宮收管
鑰奏報然後肅宗至至保定郡泌稍懈先於本院寐肅
宗來入院不令人驚之登床捧泌首置於膝良久方覺
上曰天子膝已枕矣尅復之期當在何時可促償之泌
遽起謝恩肅宗持之不許因對曰是行也以臣觀之假
九廟之靈乘一人之威當如郡名必保定矣旣達扶風
旬日而西域河隴之師皆會江淮庸調亦相繼而至肅
宗大悅又肅宗嘗夜坐召穎王等三弟同於地爐罽毯

上食以泌多絕粒。肅宗每自爲燒二梨以賜泌。時潁王恃恩固求。肅宗不與。曰：汝飽食肉。先生絕粒。何乃爭此？耶潁王曰：臣等試大家心。何乃偏耶？不然。三弟止乞一顆。肅宗亦不許。別命他菓以賜之。王等又曰：臣等以大家自燒。故乞他菓。何用？因曰：先生恩渥如此。臣等請聯句以爲他年故事。潁王曰：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其次信王曰：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其次益王曰：不食千鍾粟。唯餐兩顆梨。旣而三王請成之。肅宗因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爲。泌起謝。肅宗又不許。曰：汝之入山。

也棲遁幽林不交人事居內也密謀匡救動合元機社稷之鎮也泌恩渥隆異故元載輔國之輩嫉之若仇代宗卽位累有頒賜中使旁午於道別號天柱峯中岳先生賜朝天玉簡已而徵入翰林元載奏以朝散大夫檢校秘書少監爲江西觀察判官載伏誅追復京師又爲常衮所嫉除楚州刺史未行改豐朗二州團練使兼御史中丞又改授杭州所至稱理興元初徵赴行在遷左散騎常侍尋除陝府長史先陝虢防禦使陳許戍卒三千自京西逃歸至陝州界泌潛師險隘盡破之又開三

門陸運一十八里漕米無砥柱之患大濟京師二年六月就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加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封鄴侯時順宗在春官妃蕭氏母郃國公主交通於外上疑其有他志連坐貶黜者數人皇儲危懼泌周旋陳奏德宗意乃解頗有讜正之風五年春德宗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泌奏令有司上農書獻種稔之種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乃各相問訊泌又作中和酒祭勾芒神以祈年穀至今行之泌曠達敏辨好大言自出入中禁累爲權臣所擠恒由智免終以言論縱橫上悟聖主以躋

相位是歲三月薨贈太子太傅是月中使林遠於藍關
逆旅遇泌單騎常服言暫往衡山話四朝之重遇慘然
久之而別遠到長安方聞其薨德宗聞之尤加愴異曰
先生自言當匡佐四聖而復脫屣也斯言驗矣泌自丁
家艱無復名宦之冀服氣修道周遊名山詣南岳張先
生受錄德宗追諡張爲元和先生又與明瓚禪師遊著
明心論明瓚釋徒謂之嬾殘泌嘗讀書衡岳寺異其所
爲曰非凡人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林泌頗知音能
辨休戚謂嬾殘經音先悽愴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

至將去矣。候中夜潛往謁之。嬾殘命坐撥火出芋以啗之。謂泌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泌拜而退。天寶八載，在表兄鄭叔則家。已絕粒多歲，身輕能自屏風上行。指使氣吹燭可滅。每導引骨節皆珊然有聲。時人謂之鑠子骨。在鄭家時，忽兩目冥然，不知人事。既寤，見身自頂踊出三二寸。傍有靈仙揮手動目如相勉助者。如自足及頂，乃念言大事未畢，復有庭闈之戀，願終家事。於是在旁者皆見一人儀狀甚巨，衣冠如帝王者。前有婦人禮服而跪，如帝王者責曰：「情之未得，因欲令來使勞。」

靈仙之重跪者對曰不然且教伊近天子於是遂寤後
二歲爲元宗所召後常有隱者八人容服甚異來過鄭
家數自言仙法嚴備事無不至臨去歎曰俗緣竟未盡
可惜心與骨耳泌求隨去曰不可姑與他爲却宰相耳
出門不復見因作八公詩敘之復有隱者携一男六七
歲來過云有故須南行旬月當還緣此男有痢疾旣同
是道者願且寄之又留一函曰若疾不起望以此痊之
旣許乃問男曰不驕留此得乎曰可遂去泌求藥療之
終不愈八九日而殂卽以函盛瘞庭中薔薇架下累月

其人竟不廻試發函視之有一黑石天然中方上有字如錐畫云神真鍊形年未足化爲我子功相續丞相瘞之刻元王仙路何長死何促泌每訪隱選異採怪木蟠枝持以隱居號曰養和人至今效而爲之乃作養和篇以獻肅宗泌去三四載二聖登遐代宗踐祚乃詔追至闕舍於蓬萊殿延喜閣由給事以上及方鎮除代宗必令商量軍國大事亦皆泌奏決因語及建寧王靈武之功請加贈太子代宗感悼久之云吾弟之功非先生則世人不知豈止贈太子也卽勅於彭原迎喪贈承天

皇帝葬齊陵引至城門奏以龍輜不動代宗自蓬萊院
謂曰吾弟似欲見先生宜速往酌祝兼宣朕意且吾弟
定策大功追加大號時人未知可作一文傳朽用慰幽
魂泌曰已發引矣他文不及作挽歌詞可乎代宗曰可
卽於御前製之詞甚悽愴代宗覽之而泣命中人馳授
挽者泌至宣代宗命祝酌歌此二章於是龍輜行疾如
風都人觀之莫不感涕先是建寧王倓有艱難定策之
功於代宗爲弟人或譖於肅宗云有圖嗣害兄之心遂
遇害及肅宗追悟倓無罪泌慮復及諸王因事言曰昔

高宗有子八人，皇祖睿宗最幼。武后生者，自爲行第。故皇祖第四，長曰孝敬皇帝，監國而仁明。爲武后所忌，而鳩之。次曰雍王賢，爲太子。中宗睿宗常所不安。晨夕憂懼，雖父母之前，無由敢言。乃作黃臺摘詞，令樂人歌之。欲微悟父母之意。冀天皇天后聞之。歌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猶尙可，四摘抱蔓歸。然太子竟亦流廢，終於黔州。建寧之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肅宗曰：先生忠於宗社，憂朕家事，言皆爲國龜鏡。豈可暫離朕耶？時元宗有誥，只要劍南一道。

自奉未議北廻泌請肅宗奉表歸東宮次作功臣表述
馬嵬靈武之事請上皇還京初肅宗表至元宗徘徊未
決及功臣表至乃大喜曰吾方得爲天子父下詔定行
日且曰必李泌也肅宗召泌且泣且喜曰上皇已下詔
還京皆卿力也又天寶末員外郎竇庭芝分司洛邑常
敬事卜者葫蘆生每言吉凶無不中者一旦凌晨生至
竇門頗甚嗟歎庭芝請問良久乃言君家大禍將成舉
家啼泣請問求生之路生曰若非遇中黃君但見鬼谷
子亦可無患矣生乃具述形貌服飾仍戒以浹旬求之

於是與昆弟群從奴僕曉夕求訪殆遍洛下時泌居于河清因省親友策蹇入洛至中橋遇京尹避道所乘騾忽驚軼而走徑入庭芝所居與僕者共造其門車馬羅列將出忽見泌皆驚愕而退俄有人云分司竇員外宅所失騾收在馬廐請客入座主人當願修謁泌不得已就其廳庭芝旣出降階再拜延接慇懃遂至信宿至于妻子咸備家人之禮數日告去贈遺殊厚但云遭遇之辰願以一家奉託時泌居于河清信使旁午於道庭芝初與泌相值胡蘆生適在其家云旣遇斯人無復憂矣

及朱泚構逆，庭芝方廉察陝西，車駕出幸奉天，遂遇賊。庭芝歸歟，鑾輿反正，德宗首令誅之。時泌自南岳徵還，行在便爲宰相。因第臣僚罪狀，遂請庭芝減死。德宗意不解，云卿以爲寧王姻懿耶？寧王以庭芝妹爲妃，以此論之，尤爲不可。然莫有他事，俾其全否？卿但言之。於是具以前事聞。由是特原其罪。泌始奏上，密遣中使乘傳於陝，問之。庭芝錄奏其事。德宗曰：言中黃君蓋指朕耶？未知呼卿爲鬼谷子何也？或曰：泌先塋在河清谷，前鬼谷恐以此言之也。興元四年二月，德宗謂泌曰：朕卽位

以來宰相皆須姑息不得與其較量理道自用卿以來
方豁朕意是乃天授卿於朕耳雖夷吾騏驥傳說霖雨
何可以及茲其軍謀相業載如國史事跡終始具鄴侯
傳泌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仙吏傳

唐太上隱者輯

東方朔小名曼倩，父張氏名夷，字少平。母田氏，夷年二百歲，顏若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死，時漢景帝三年也。隣母拾朔養之，時東方始明，因以姓焉。年三歲，天下秘識一覽暗誦於口，恒指揮天上空中，獨語。隣母忽失朔，累月暫歸，母笞之後復去。一年乃歸，母見之大驚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吾？」朔曰：「兒暫之紫泥之海，有紫水污衣，仍過虞泉湔浣，朝發中還，何言經年乎？」母又問：

曰汝悉經何國朔曰兒褊衣竟暫息冥都崇臺一寤眠
王公啖兒以丹栗霞漿兒食之既多飽悶幾死乃飲元
天黃露半合卽醒還遇一蒼虎息於路初兒騎虎而還
打捶過痛虎噬兒脚傷母便悲嗟乃裂青布裳裹之朔
復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布掛樹布化爲龍因名其地
爲布龍澤朔以元封中遊鴻濛之澤忽遇母採桑於白
海之濱俄而有黃眉翁指母以語朔曰昔爲我妻託形
爲太白之精今汝亦此星之精也吾却食吞氣已九十
餘年自中童子皆有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年一返

骨洗髓二千年一剝皮伐毛吾生來已三洗髓五伐毛
矣朔旣長仕漢武帝爲大中大夫武帝暮年好術與
朔狎暱一日謂朔曰朕欲使愛幸者不老可乎朔曰臣
能之帝曰服何藥曰東北地有芝草西南有春生之魚
帝曰何知之曰三足鳥欲下地食此草羲和以手掩鳥
目不許下畏其食此草也鳥獸食此卽美悶不能動帝
曰子何知之朔曰小兒時掘井陷落井下數十年無所
託有人引臣往取此草乃隔紅泉不得渡其人與臣一
隻履臣乃乘履泛泉得而食之其國人皆織珠玉爲簞

要臣入雲韞之幕設元珉雕枕刻鏤爲日月雲雷之狀亦曰鏤空枕亦曰元雕枕又薦珉毫之珍褥以百珉之毫織爲褥此毫褥而冷常以夏日舒之因名柔毫水藻之褥臣舉手拭之恐水濕席定視乃光也其後武帝寢於靈光殿召朔於青綺窓綈紉幕下問朔曰漢年運火德統以何精何瑞爲祥朔對曰臣嘗游昊然之墟在長安之東過扶桑七萬里有雲山山頂有井雲從井中出若土德則黃雲火德則赤雲金德則白雲水德則黑雲帝深信之太初二年朔從西那邪國還得聲風木十枝

以獻帝長九尺大如指此木出因洹之水則禹貢所謂
因桓是來卽其源也出甜波上有紫燕黃鵠集其間實
如細珠風吹珠如玉聲因以爲名帝以枝遍賜羣臣年
百歲者頒賜此人有疾枝則有汗將死者枝則折昔老
聃在周二千七百年此枝未汗洪崖先生堯時年已三
千歲此枝亦未一折帝乃賜朔朔曰臣見此木三遍枯
死死而復生何翅汗折而已語曰年復年枝忽汗此木
五千歲一溼萬歲一枯也帝以爲然又天漢二年帝升
蒼龍館思仙術召諸方士言遠國遐鄉之事唯朔下席

操筆疏曰臣游北極至鏡火山日月所不照有龍銜火以照山四極亦有園囿池苑皆植異草木有明莖草如金燈折爲燭照見鬼物形仙人寧封嘗以此草然爲夜朝見腹內外有光亦名洞腹草帝剉此草爲蘇以塗明雲之觀夜坐此觀卽不加燭亦名照魅草採以籍足則入水不沉朔又嘗東遊吉雲之地得神馬一匹高九尺帝問朔何獸曰王母乘雲光輦以適東王公之舍稅此馬於芝田東王公怒棄此馬於清津天岸臣至王公壇因騎而返遶日三匝此馬入漢關關門猶未掩臣於馬

上睡不覺還至帝曰其名云何朔曰因事爲名名步景
駒朔曰自馭之如駑馬蹇驢耳朔曰臣有吉雲草千頃
種於九景山東二千年一花明年應生臣走往詣之以
秣馬馬立不飢朔曰臣至東極過吉雲之澤帝曰何爲
吉雲曰其國常以雲氣占凶吉若有喜慶之事則滿室
雲起五色照人着於草樹皆成五色露露味皆甘帝曰
吉雲五露可得否曰臣負吉雲草以備馬此立可得曰
可三二往乃東走至夕而還得元白青黃露盛以青琉
璃各受五合授帝帝徧賜羣臣其得之者老者皆少疾

者皆除也。又武帝常見彗星，朔折指星木，以授帝。帝指彗星，應時星沒。時人莫之測也。朔又善嘯，每曼聲長嘯，輒塵落漫飛。朔未死時，謂同舍郎曰：「天下人無能知朔。」知朔者唯大王公耳。朔卒後，武帝得此語，卽召大王公問之曰：「爾知東方朔乎？」公對曰：「不知。」公何所能？曰：「頗善星歷。」帝問：「諸星皆具在否？」曰：「諸星具在，獨不見歲星。」十八年，今復見耳。帝仰天歎曰：「東方朔生在朕傍，十八年而不知是歲星哉！慘然不樂。」其餘事跡多散在別卷，此不備載。

陶真白

丹陽陶宏景字通明母初娠夢青龍出懷及生標異因
讀葛洪神仙傳便有志於養生每言仰視青雲白日不
以爲遠年十七與江斲褚炫劉俊爲宋朝昇明四友仕
齊歷諸王侍讀年二十餘稍服食後就興世觀主孫先
生咨稟經法精行道要乃拜表解職答詔優歎賜與甚
厚公卿祖之于征虜亭供帳甚盛咸云宋齊以來未有
斯事遂入茅山又得楊許真書遂登巖告靜自稱華陽
隱居書疏亦以此代姓名造三層樓棲止身居其上弟

子居中接賓于下。齊高祖問之曰：山中何所有？宏景以詩答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高祖賞之。尤好著述，長于詮正，謬偽著太清經，一名劍經。凡學道術者，皆須有好劍，鏡隨身。又說千將莫邪劍，皆以銅鑄，非鐵也。造渾天儀，轉之與天相會。梁及武帝革命，帝既早與交遊，手勅咨迓。先生因畫二牛，一散放于水間，一著金籠，一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欲効曳尾龜，豈可致邪？其時每有大事，無不前陳。時人謂之山中宰相。以大同初獻二刀，一名善勝，一名成。

勝爲佳寶先生嘗作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譚空不信昭陽殿化作單于宮其時人皆談空理不習武事侯景之難一如所言

顏真卿

顏真卿字清臣瑯琊臨沂人也少時臥疾百餘日醫不能療有道士過其家自稱北山君出丹砂粟許救之頃刻卽愈真卿吟閱之暇常留心仙道旣中科累遷殿中侍御史楊國忠怒其不附已出爲平原太守拒安祿山有功肅宗幸靈武詔授工部尚書爲御史唐實所搆貶

韶州刺史復徵爲刑部尚書又爲李輔國所譖貶蓬州
長史代宗嗣位入爲戶部侍郎尋除右丞封魯國公宰
相元載惡之貶硤州別駕復爲撫州湖州刺史元載誅
拜刑部尚書代宗崩爲禮儀使又以高祖以下七聖謚
號繁多上議請取初謚爲定爲宰相楊炎所忌不行改
太子少傅潛奪其權又改太子太師時李希烈陷汝州
宰相盧杞素忌其剛正奏以真卿往諭旣見希烈方宣
詔旨希烈養子千餘人雪刃爭前欲殺之神色不動希
烈以身蔽之乃就館舍真卿乃自作遺表墓誌祭文示

以必死賊黨乃縊之興元元年八月三日也年七十七
朝廷聞之輟朝五日謚文忠真卿將縊解金帶以遺使
者曰吾嘗修道以形全爲先吾死之後但割五枝節血
爲吾吮血以紿之則吾死無恨矣縊者如其言旣死復
收瘞之賊平真卿家遷喪上京啓殯視之棺朽而屍形
儼然肌肉如生手足柔軟髭髮青黑握拳不開爪透手
背遠近驚異焉行及中路旅櫬漸輕後達葬所空棺而
已其後十餘年顏氏之家自雍遣家僕往鄭州徵庄租
回及洛京此僕偶到同德寺見魯公衣長白衫張蓋在

佛殿上坐其僕遽欲前觀公遂轉身去仰觀佛壁僕左右隨之終不令僕見其面乃下佛殿出寺去僕亦步隨之徑歸城東北隅荒菜園中有兩間破屋門上懸箔子公便揭箔而入僕隨隔箔子唱喏公曰何人僕對以名公曰入來僕旣入拜輒擬哭公遽止之遂畧問一二兒姪手探囊中出金十兩付僕以救家費仍遣速去歸勿與人說僕還雍其家大驚貨其金乃真金也顏氏子便市鞍馬與僕疾來省覲復至前處但滿眼榛蕪一無所有

英雄傳

郭子儀

唐 雍陶撰

郭子儀爲中書令、觀察使、魚朝恩請遊張敬寺、子儀許之、丞相意其不相得、使吏諷請無往、吏馳告公、軍相將不利于公、亦告諸將、須與朝恩使至、子儀將行、士衣甲請從者三百人、子儀怒曰、我大臣也、彼非有密旨、安敢害我、若天子之命、爾曹胡爲、獨與僮僕十數人赴之朝、恩驚曰、何車騎之省也、子儀以所聞對、且曰、恐勞思慮、

耳朝恩撫胸捧手、嗚咽揮淚曰、非公長者、得無疑乎、子儀有功、高不賞之、懼中貴害其功、遂使盜于華州掘公之先人墳墓、公神將李懷光等怒、欲求捕其黨、及公入奏對揚之日、但號泣自罪、因奏曰、臣領師徒出外征伐、動經歲年、害人之兄、殺人之父、多矣、其有節夫義士、欲推刃于臣腹中者、衆矣、今構囑辱、宜當其辜、但臣爲國之心、雖死無悔、由是中外翕然、莫測公之宏廣、常于親仁里大啓其第、里巷負販之人、上至公子、簪纓之士、出入不問、或云王夫人趙氏愛女、方妝梳對鏡、往往公麾下

將吏出鎮去及郎吏皆被召令汲水持甕視之不異僕
隸他日子弟列諫公公不應繼之以泣曰大人功業已
成而不自崇重貴賤皆游臥內某等以爲雖伊霍不當
如此公笑謂曰爾曹固非所料且吾官馬粟者五百匹
官餼者一千人進無所往退無所據向使崇垣扃戶不
通內外一怨將起構以不臣其有貪功害能之徒成就
其事則九族齏粉噬臍莫及今蕩蕩無間四門洞開雖
讒毀是興無所加也諸子皆伏

于頔

鄭太穆郎中爲金州刺史致書于襄陽于司空頤鄭傲
睨自若似無郡使之禮書曰閣下爲南溟之大鵬作中
天之一柱騫騰則日月暗搖動則山嶽頽真天子之爪
牙諸侯之龜鏡也太穆孤幼二百餘口飢凍兩京小郡
俸薄衣食不給乞賜錢一千貫絹一千疋器物一千兩
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卽是濃
陰減四海數滴之泉便爲膏澤千公覽書亦不嗟訝曰
鄭使君所須各依來數一半以戎費之際不全副其本
望也又有匡廬戴山人遣三尺童子齎數尺之書乞賞

山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加紙墨衣服等又有崔郊秀才者寓居于漢上蘊積文藝而物產罄縣無何與姑婢通每有阮咸之縱其婢端麗饒音伎之能漢南之最姝也姑貧鬻婢于連帥連帥愛之給錢四十萬寵盼彌深郊思慕無已卽強親府署願一見焉其婢因寒食果出值郊立于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郊贈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寫詩于座于公覩詩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測也郊甚憂悔無處潛遁及見握郊手曰侯

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製作耶。四百。
千小哉。何惜一書。不早相示。遂命婢同歸。至幃幌奩匣。
悉爲增飾之。小阜崔生矣。初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昱使
君席上有善歌者。于公遽命召焉。戎使君不敢違命。逾
月而至。及至。令唱歌。歌乃戎使君送妓之什也。公曰。丈
夫不能立功業。爲異代之所稱。豈有奪人姬愛。爲已嬉
娛。遂多以繒帛贈行。手書遜謝焉。戎使君詩曰。寶鈿香
娥。翡翠裙。妝成掩泣欲行雲。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陽
臺夢使君。

張說

姚崇爲相、嘗于便殿奏張說罪狀、上怒曰、卿歸中書、宜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而說未之知、乘馬先歸、崇急呼御史中丞李林甫、以前詔付之、林甫謂崇曰、說多智、是必困之、宜以劇地、崇曰、丞相得罪、未宜太逼、林甫又曰、公必不忍、卽說當無害、林甫止、將詔付于小御史中、路以馬墜告、先是說家有教授書生、通于說侍兒、最寵者、會擒得奸狀、說怒甚、將窮獄于京兆書生、厲聲言曰、覩色不能禁人之常情、緩急有用、人處公何靳一婢女、

耶說奇其言而釋之兼以侍兒與歸書生一去數月忽
一日訪說憂色滿面言曰某感公恩思報者久矣今聞
公爲姚相所構外獄將具公不知之危將至矣某願
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于九公主必能立釋之說因歷
指所寶書生皆云未足又凝思久之忽曰近有雞林郡
以夜明簾爲寄者書生曰事濟矣因請說手札數行懇
以情言遂急趨出逮夜始及九公主第書生具以說事
言兼用夜明簾爲贊且謂主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而
今反用讒耶明早公主上謁具爲奏之上感動因急命

高力士就御史臺宣前所按事並罷之書生亦不復再見矣

裴度

元和中、有新授湖州錄事叅軍、未赴任、遇盜攘剽殆盡、告勅歷任文簿悉無子遺、遂於近邑丐故衣、迺還假貸、却返逆旅、旅舍俯逼、裴晉公第時、晉公在假、因微服出遊、偶至湖糾之店、相揖而坐、與語周旋、問及行日、對曰、某之苦事人、不忍聞、言發涕零、晉公憫之、細詰其事、對曰、某住京數載、授官江湖、遇寇盪盡、唯餘微命、此亦細

事爾某將娶而未親迎，遭郡牧強而致之，獻於上。相裴公矣。裴曰：「子室何姓氏？」答曰：「姓某，字黃娥。」裴時衣紫袴衫，謂之曰：「某卽晉公親校也，當爲子偵，遂問姓名而往。」糾復悔之。此或中令之親近，入白當致禍也。寢不安席，遲明姑往偵之。則裴已入內，至晚忽有赭衣吏詣店稱令公召。糾聞之，惶懼倉卒與吏俱往。延入小廳，拜伏流汗，不敢仰視。卽延之坐，竊視之。卽昨日紫衣押牙也。因謝過再三。中令曰：「昨見所話，誠心惻然。今聊以慰爾。」憔悴卽命箱中官誥授之。已再除湖糾矣。喜躍未已，公又

曰黃娥可于飛之任也。特令送就其逆旅行裝千貫與偕赴所任也。

洪邁曰四公皆唐將相而氣度則第一流英雄也可與鄴侯真卿仙吏並傳。

此圖因各人姓名而異

劍俠傳

唐段成式著

老人化猿

越王問范蠡手劍之術，蠡曰：臣聞趙有處女，國人稱之。願王問之。於是王乃請女。女將見王，道逢老人，自稱袁公。袁公問女曰：聞女善爲劍，願得一觀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也。惟公所試。公卽挽林杪之竹，似桔槔，末析地，女接取其末，公操其本而刺女。女因舉杖擊之，公卽飛上樹，化爲白猿。

車中女子

唐開元中，吳郡士人入京應明經，至京，閑步坊曲，逢二少年著大麻布衫，揖士人而過，色甚恭然，非舊識士人，謂誤識也。後數日，又逢之，二人謂曰：「公道此境，未得主矣。」今日方欲奉迓，邂逅相遇，實獲我心。揖請便行，士人雖甚疑怪，然強隨之，抵數坊，于東市一小曲內有臨路店數間，相與直入，舍宇極整。二人引士升堂，列筵甚盛，二人與客據繩床對坐，更有數少年，禮亦謹，數數出門，若伺貴客。及午後，方云至矣。聞一車入門，來數少年擁

後直至當筵乃一鈿車捲簾見一女子從車中出年可
十七八容色甚佳梳滿髻衣純素二人羅拜女不荅士
人拜之女乃拜遂揖客入宴升牀當席而坐諸少年皆
列坐兩旁陳以品味饌至精潔酒數巡女子捧盃問曰
久聞君有妙技今煩二君奉屈喜得展見可肯賜觀乎
士人遜謝曰自幼唯習儒經絃管歌聲實未曾學女曰
所習非是也君熟思之先所能者何事客又沉思良久
曰某爲學堂中著靴於壁上行得數步女曰然矣請君
試之士乃起行於壁上不數步而下女曰亦大難事乃

回顧坐中諸少年各令呈技俱起設拜然後有行於壁上者有手撮椽子行者輕捷之戲各呈數般狀如飛鳥此人拱手驚懼不知所措少頃女子起辭士人出驚慌不安又數日途中復見二人曰欲假駿騎可乎士人許之至明日聞宮苑中失物掩捕其賊唯收得馬是將馱物者驗問原主遂收士人入內勘問驅入小門吏自後推之倒落深坑仰望屋頂唯見一孔自旦至食時見繩垂一器食下因餒甚急取食之食畢繩乃引去深夜悲惋之極忽見一物如鳥飛下覺至身乃人也以手撫士

曰計甚驚怕然某在無慮也聽其聲則向女子也云共
君出矣以絹重縛士人胸臍訖以絹頭繫女身聳然飛
出宮城去門數十里乃下云君且歸江淮求仕之計望
俟他日士人幸脫大獄乞食而歸後竟不敢求名西上
矣

僧俠

唐建中初士人韋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與連鑣
言論頗洽日將夕僧指路岐謂曰此數里是貧道蘭若
郎君能垂顧乎士人許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卽處分從

者供帳具食行十餘里不至韋生問之卽指一處林烟
曰此是矣及至又前進時已昏夜韋生疑之素善彈乃
密於靴中取弓卸彈懷銅丸十餘方責僧曰弟子有程
期適偶貪上人清論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
也乃彈之僧正中其腦僧初若不覺凡五發必中僧始
捫中處徐曰郎君莫惡作劇韋駭之無可奈何亦不復
彈良久至一莊墅數十人列火炬出迎僧延韋生一廳
中笑曰郎君勿憂因問左右夫人下處如法無復曰郎
君且自慰安之卽就此也韋生見妻女別在一處供帳

甚盛相顧涕泣卽就僧。僧前掣韋生手曰：貧道盜也，本無好意，不知郎君藝若此，非貧道亦不支也。今日固已無他幸不疑耳。適來貧道所中郎君彈悉在，乃舉手搦腦後五丸墜焉。有頃布筵具蒸犢，犢上劖刀子十餘，以齏餅環之。揖韋生就坐，復曰：貧道有義弟數人，欲令謁見，言已。朱衣巨帶者五六輩列於階下。僧叱曰：拜郎君。汝等向遇郎君，則成齏粉也。食畢，僧曰：貧道久爲此業，今向遲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技過老僧，幸爲我斷之。乃呼飛飛出，叅郎君。飛飛年纔十六七，碧衣長袖，皮

肉如腊僧曰向後堂待郎君僧仍授韋一劍及五丸且
曰乞郎君盡藝殺之無爲老僧累也引韋入一堂中乃
反鎖之堂中四隅明燈而俟飛飛當堂執一短鞭韋引
彈意必中丸已敲落不覺躍在梁上循壁虛躡捷若猱
攫彈丸盡不復中韋乃運劍逐之飛飛倏忽逗閃去韋
身不尺_韋斷鞭數節竟不能傷僧久乃開門問韋與老
僧除得害乎韋具言之僧悵然顧飛飛曰郎君證成汝
爲賊也知復如何僧終夜與韋論劍及弧矢之事天將
曉僧送韋路口贈絹百疋垂泣而別

京西店老人

唐韋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進店有老人方工作謂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韋曰某留心弧矢無所患也因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韋叱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韋懼奔馬有頃風雷總至韋下馬負一大樹見空中有電光相逐如鞠杖勢漸逼樹杪規乃投弓矢仰空乞命拜數十電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韋顧大樹枝榦盡矣鞭馱已失遂返前店見老人方籊桶韋意其異人也拜而且謝老人笑曰客勿

恃弓矢須知劍術。引韋入後院。指鞭馱言。却領取聊相試耳。又出桶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韋請役力承事。不許。微露擊劍事。韋亦得一二焉。

蘭陵老人

唐黎幹爲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者數十。黎至。獨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之。如擊輓革。掉臂而去。黎疑其非常人。命坊老卒尋之。至蘭陵里之南。入小門。大言曰。我困辱甚。可具湯也。坊卒遽返。曰。黎黎大懼。因衣壞服。與坊卒至其處。時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閤。黎

唯而趨入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當十死老人驚曰誰引尹來此卽牽上階黎知可以理奪徐曰某爲京尹尹威稍損則失官政丈人埋形雜迹非證惠眼不能知也若以此罪人是釣人以名則非義士之心也老人笑曰老夫過也乃具酒設席於地招坊卒令坐夜深語及養生言約理辨黎轉敬懼因曰老夫有一技請爲尹設遂入良久紫衣朱囊盛長劍七口舞於中庭迭躍揮霍掣光電激或橫若掣帛旋若歛火有短劍二尺餘時時及黎之鬚黎叩頭不已食頃擲劍於地如北斗狀顧黎

曰向試尹膽氣黎拜曰今日已後性命丈人所賜乞供役左右老人曰尹骨相無道氣非可遽授別日更相顧也揖黎而入黎歸氣色如病臨鏡方覺鬚剃落寸餘翌日復徃室已空矣

盧生

唐元和中江淮有唐山人者涉獵史傳好道居名山自言善縮錫頗有師之者後于楚州逆旅遇一盧生意氣相合盧亦善爐火稱唐外氏遂呼唐爲舅因與同之南嶽中途止一蘭若夜半矣語方酣盧曰知舅善縮錫幸

論梗槩唐笑曰某數十年重跡從師祇得此術豈可輕
道耶盧懇祈不已唐辭以師授有期曰秘不肯言盧因
作色曰舅今夕須傳勿等閑也唐責之曰某與公風馬
牛耳邂逅相憐實慕君子何至騶卒不若也盧攘臂腹
目盼之良久曰我俠客也如不得術舅死於此因探懷
出匕首形如偃月執火前熨斗削之如泥唐懼死乃言
其術盧笑曰幾誤殺舅此術十得六七方謝曰某師仙
也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傳黃白者殃之至添金縮錫
傳者亦死某久得乘蹻之道者因拱揖忽失所在唐自

後遇道流常陳此事以戒之

聶隱娘

聶隱娘者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年十歲有
尼乞食於鋒舍見隱娘悅之乃云問押衙乞取此女鋒
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及夜果
失隱娘所在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影響父母每思
之相對涕泣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鋒曰教已成
矣可自領取尼歛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習曰初但
讀經念佛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詰隱娘曰真說又恐不

信如何鋒曰但真說之乃曰隱娘初被尼挈去不知行
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中嵌空數十步寂無居人猿猱極
多松蘿益邃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食能
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猱登木無有蹶失尼與我藥一粒
兼令執寶劍一口長二尺許鋒利吹毛可斷遂令二女
教其攀援漸覺身輕如風一年後刺猿猱百無一失後
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後能使刺鷹隼無不中劍
之刃漸減五寸飛走遇之不知其來也至四年留二女
守穴挈我於都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

曰爲我刺其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飛鳥之容易也
受以羊角七首刃廣三寸遂白曰刺其人於都市中人
莫能見以首入囊返命則以藥化之爲水五年又曰某
大僚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攜七首
入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之梁上至暝時得其首而
歸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
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必先斷其所愛然後
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爲汝開腦後藏七首而無所傷用
卽抽之曰汝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

一見鋒聞語甚惧後遇夜卽失蹤及明而返鋒已不敢詰之因茲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少年及門女曰此人可與我爲夫白父又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能父乃給衣食甚豐具數年後父卒魏帥知其異遂以金帛召署爲左右吏如此又數年至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昌裔參商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許帥能神算已知其來召牙將令曰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鵲來噪丈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丸而斃鵲者揖之云

吾欲相見故遠相祇迎也。衙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曰：劉僕射真神人不然者，何以動召也？乃見劉公。劉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得罪僕射，合萬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請當留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蓋知魏帥之不及劉也。劉問其所須，曰：每日只要錢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二衛所在，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於布囊中，見二紙：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未知信，必使人繼至。今宵請剪髮，繫之以紅綃，送于

魏帥枕前以表不回。劉聽之至四更却返曰：「送其信矣。」是夜必使精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萬計殺之，乞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於床四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踣，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精兒已斃，拽出于堂之下，以藥化爲水，毛髮不存矣。」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蹤，能從空虛入冥，善無形而滅影，隱娘之藝，故不能造其境，此卽繫僕射之福耳。但以于闐

王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爲蠖蠓，潛入僕射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鶻，一搏不中，卽翩然遠逝，恥其不中耳。終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七首，劃處痕逾數分。自此劉轉厚禮之。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一一請給與其夫。劉如約後，漸不知所之。及劉薨于軍，隱娘亦鞭驢而一至京師，柩前慟哭而去。開成中，昌裔子縱除陵州刺史，至蜀棧。

道遇隱娘，貌若當時，甚喜相見，依前跨白衛如故。謂縱曰：「郎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火急拋官歸洛，方脫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縱亦不甚信，遺其繒絲。」隱娘一無所受，但沉醉而去。後一年縱不休官，果卒于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隱娘矣。

荆十三娘

唐進士趙中立，家於溫州，以豪俠爲事。至蘇州，旅舍支山禪院僧房，有一女，商荆十三娘，爲夫亡，設大祥齋，因慕趙，同載歸揚州。趙以氣義耗荆娘之財，殊不介意。其

友人李正郎第三十九有愛妓妓之父母奪以與諸葛
殷李悵恨不已時諸葛與呂用之幻惑太尉高駢恣行
威福李懼禍飲泣而已偶語於荆娘荆娘亦爲之憤惋
謂李郎曰此小事我能爲郎取之但請過江於潤州北
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李並依之至期荆娘以囊
盛妓與妓之父母首級授李復與趙同入浙中不知所
終

田膨郎

唐文宗皇帝嘗寶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所貢雕琢奇

巧蓋希代之寶置寢殿帳中一旦忽失所在禁衛清密
然非恩渥嬪御莫有至者珍玩羅列他無所失上驚駭
移時下詔於都城索賊上密謂樞近及左右廣中尉曰
此非外寇所入盜當在禁掖苟求之不獲且虞他變一
枕固不足惜卿等衛我皇宮必期罪人斯得不然天子
環衛自茲無用矣內官惶慄伏罪請以浹旬求捕大懸
金帛貯之略無尋究之迹聖旨嚴切校繫者漸多坊曲
閭里靡不搜捕有龍武二蕃將王敬宏常蓄小僕年甫
十八九神彩俊利使之無往不屈敬宏與流輩於威遠

軍會宴有侍妓善鼓胡琴四座酒酣因請度曲辭以樂器非妙須常御者彈之鐘漏已傳取之不及因起解帶小僕曰若要琵琶頃刻可至敬宏曰禁鼓纔動軍門已鎖尋常汝豈不見何言之謬也既而就飲數巡小僕以繡囊將琵琶而至坐客歡笑南軍去左廣徃復三十餘里入夜且無行伍旣而倏忽徃來敬宏驚異於時失枕搜捕嚴急意以盜竊疑之宴罷及明遽歸其第引而問之曰使汝累年不知躋捷如此我聞世有俠士汝莫是否小僕謝曰非有此事但能行耳因言父母皆在蜀川

頃年偶至京國，今欲却歸鄉里，有一事欲報恩。偷枕者早知姓名，三數日當令伏罪。敬宏曰：「如此事，卽非等閑。」遂令全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可報司存掩護否？小僕曰：「偷枕者田膨郎也。市廛軍伍行止不恒，勇力過人，且善超越。苟非便折其足，雖千兵萬騎亦將奔走。自茲再宿，候之於望仙門，伺便擒之必矣。」將軍隨某觀之。此事仍須秘密。是時涉旬無雨，向晚埃塵頗甚。還北車馬騰踐，跬步間人不相覩。膨郎與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僕執毬杖擊之，歟然已折左足，仰而窺曰：「我偷枕。」

來不怕他人。唯懼於爾。既此相值。豈復多言。於是昇至左右軍。一欸而伏。上喜得賊。又知獲在禁旅。引彭郎臨軒詰問。具陳常在宮內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流。蓋非常之竊盜。內外囚繫數百人。於是悉令原之。小僕初得彭郎。已告敬宏歸蜀。尋之不可。但賞敬宏而已。

崑崙奴

唐大歷中有崔生者。其父爲顯僚。與蓋天之勲臣一品者熟。生是時爲千牛。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

生入室生拜傳父命一品以然身夢令三與言日三女
人艷皆絕代居前以金甌貯緋桃而壁之沃以甘酪而
進一品遂命衣紅綃妓者擎一甌與生食生少年赧妓
輩終不食一品命紅綃妓以匙而進之生不得已而食
妓哂之遂告辭而去一品曰郎君閒暇必須一相訪無
間老夫也命紅綃送出院時生回顧妓立三指又反掌
者三然後指胸前小鏡子云記取餘更無言生歸達一
品意返學院神迷意奪語減容沮恍然凝思日不暇食
但吟詩曰悞到蓬山頂上遊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

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爲蟻蠊潛入僕射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鶻一搏不中卽翩然遠逝恥其不中耳終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匕首劃處痕逾數分自此劉轉厚禮之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一一請給與其夫劉如約後漸不知所之及劉薨于軍隱娘亦鞭驢而一至京師

區前動哭而示謂我口書將手從余前張目仰視其目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一 宋紀一
曰郎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火
急拋官歸洛方脫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縱亦不
甚信遺其繒綵隱娘一無所受但沉醉而去後一年縱
不休官果卒于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隱娘矣

荆十三娘

唐進士趙中立家於溫州以豪俠爲事至蘇州旅舍支
山禪院僧房有一女商荆十三娘爲夫亡設大祥齋因
慕趙同載歸揚州趙以氣義耗荆娘之財殊不介意其

友人李正郎第三十九有愛妓妓之父母奪以與諸葛
殷李悵恨不已時諸葛與呂用之幻惑太尉高駢恣行
威福李懼禍飲泣而已偶語於荆娘荆娘亦爲之憤惋
謂李郎曰此小事我能爲郎取之但請過江於潤州北
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李並依之至期荆娘以囊
盛妓與妓之父母首級授李復與趙同入浙中不知所
終

田膨郎

然非恩渥嬪御莫有至者珍玩羅列他無所失上驚駭
移時下詔於都城索賊上密謂樞近及左右廣中尉曰
此非外寇所入盜當在禁掖苟求之不獲且虞他變一
枕固不足惜卿等衛我皇宮必期罪人斯得不然天子
環衛自茲無用矣內官惶慄伏罪請以浹旬求捕大懸
金帛貯之略無尋究之迹聖旨嚴切校繫者漸多坊曲
閭里靡不搜捕有龍武二蕃將王敬宏常蓄小僕年甫
十八九神彩俊利使之無往不屈敬宏與流輩於威遠

軍會宴有侍妓善鼓胡琴四座酒酣因請度曲辭以樂器非妙須常御者彈之鐘漏已傳取之不及因起解帶小僕曰若要琵琶頃刻可至敬宏曰禁鼓絕動軍門已鎖尋常汝豈不見何言之謬也既而就飲數巡小僕以繡囊將琵琶而至坐客歡笑南軍去左廣徃復三十餘里入夜且無行伍既而倏忽徃來敬宏驚異於時失枕搜捕嚴急意以盜竊疑之宴罷及明遽歸其第引而問之曰使汝累年不知躋捷如此我聞世有俠士汝莫是

否小僕謝曰非行此輩且能斬首門事外非吾所能

頃年偶至京園。有谷去。皇鄉。有一。一。谷。尋。路。任。楊。三。
早知姓名三數日。當令伏罪。敬宏曰。如此事。卽非等閑。
遂令全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可報司存掩護否。小
僕曰。偷枕者田膨郎也。市廛軍伍。行止不恒。勇力過人。
且善超越。苟非便折其足。雖千兵萬騎。亦將奔走。自茲
再宿。候之於望仙門。伺便擒之必矣。將軍隨某觀之。此
事仍須秘密。是時涉旬無雨。向晚埃塵頗甚。還北車馬
騰踐。跬步間。人不相覩。膨郎與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
門。小僕執毬杖擊之。歛然已折左足。仰而窺曰。我偷枕

來不怕他人。唯懼於爾。既此相值，豈復多言。於是昇至左右軍一欸而伏，上喜得賊。又知獲在禁旅，引彭郎臨軒詰問。具陳常在宮內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流，蓋非常之竊盜。」內外囚繫數百人，於是悉令原之。小僕初得彭郎，已告敬宏歸蜀，尋之不可，但賞敬宏而已。

崑崙奴

唐大歷中有崔生者，其父爲顯僚，與蓋天之勲臣一品者熟，生是時爲千牛。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

生入室生拜傳父命一品倅然嘉愛命召與設膳三如
人艷皆絕代居前以金甌貯緋桃而擘之沃以甘酪而
進一品遂命衣紅綃妓者擎一甌與生食生少年赧妓
輩終不食一品命紅綃妓以匙而進之生不得已而食
妓哂之遂告辭而去一品曰郎君閒暇必須一相訪無
間老夫也命紅綃送出院時生回顧妓立三指又反掌
者三然後指胸前小鏡子云記取餘更無言生歸達一
品意返學院神迷意奪語減容沮恍然凝思日不暇食
但吟詩曰悞到蓬山頂上遊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

掩深宮月。應照瓊芝雪。艷愁左右。莫能究其意。時家中有崑崙奴磨勒。顧瞻郎君曰。心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何不報老奴生曰。汝輩何知。而問我襟懷間事。磨勒曰。但言當爲郎君釋解。遠近必能成之。生駭其言異。遂具告知。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白其隱語。勒曰。有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反掌三者。數十五指。以應十五日之數。胸前小鏡子。十五夜月圓如鏡。令郎君來耳。生大喜。不日券。謂力曰。可十。而此。龜。我。夢。告。郎。磨。力。來。小。後。

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門外常人不得輒入入必噬殺之
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卽曹州孟海之犬也世間非老奴
不能斃此犬耳今夕當爲郎君搃殺之遂宴犒以酒肉
至三更攜鍊錐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訖固無障塞
耳是夜三更與生衣青衣遂負而逾十重垣乃入歌妓
院內止第三門繡戶不扃金缸微明惟聞妓長嘆而坐
若有所伺翠環初墜紅臉纔舒幽恨方深殊愁轉結但
吟詩曰深谷鸞啼恨阮郎偷來花下解珠璫碧雲飄斷

音書絕。空倚玉簫愁。鳳凰侍衛皆寢。鄰近聞然。生遂掀
簾而入。姬默然良久。躍下榻。執生手曰。知郎君顚悟。必
能默識。所以手語耳。又不知郎君有何神術。而至此。生
具告磨勒之謀。負荷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簾外耳。遂
召入。以金甌酌酒而飲之。姬曰。生曰。某家本居朔方。主
人擁旄。逼爲姬僕。不能自死。尚且偷生。臉雖鉛華。心頗
鬱結。縱玉筯舉饌。金鑪泛漿。雲屏而每近綺羅。繡被而
常眠珠翠。皆非所願。如在桎梏。賢爪牙既有神術。何妨
爲脫生牢。斤頂死中。佳死下。每青爲美。頂字亡。客。

不矣。良君意。女作生。初。多不言。居華。日。女。二。自。黑。石。
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勒請先爲姬負其囊橐。粧
奩。如此。三復焉。然後曰。恐遲明。遂負生與姬而飛出峻
垣。十餘重。一品家之守禦。無有警者。遂歸學院而匿之。
及旦。一品家方覺。又見犬已斃。一品大駭。曰。我家門垣。
從來邃密。扃鐃甚嚴。勢似飛躋。寂無形跡。此必是一大
俠矣。無更聲聞。徒爲患禍耳。姬隱崔生家。二歲。因花時。
駕小車而遊曲江。爲一品家人潛誌。認遂白一品。一品
異之。召崔生而詰其事。懼不敢隱。遂細言端由。皆因奴

磨勒負荷而去一品曰是姬大罪過但郎君驅使踰年
卽不能問是非某須爲天下人除害命甲士五十人嚴
持兵仗圍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飛出高垣
瞥若翅翎疾同鷹隼攢矢如雨莫能中之頃刻之間不
知所向崔家大驚愕後一品悔懼每夕多以家童持劍
戟自衛如此周歲方止後十餘年崔家有人見磨勒賣
藥於洛陽市容髮如舊耳

賈人妻

唐余干縣村王五周運情婦大姬妻每信有疑於

駭於資財，蕩盡傷息，喪夕，身亦皮甚，年七十，貧方，僦元公
行晚歸，偶與美婦人同路，或前或後，依隨因誠意與言，
氣甚相得，立因邀至其居，情款甚洽，翌日謂立曰：公之
生涯何其困哉！妾居崇仁，資用稍備，倘能從居乎？立既
悅其人，又幸其給，卽曰：僕之阨塞，陷於溝瀆，如此勤勤，
所不敢望，然則子又何營？生對曰：妾素賈人之妻也，夫
亡十年，旗亭之內，尚有舊業，朝肆暮家，日贏錢三百，則
可支。公授官之期，尚未出遊之資，且無脫不見鄙，但同
處以須冬集可矣。立遂就焉。閱其家，豐儉得其所，至於

肩鎖之具悉以付立，每出則必先營立之一日饌焉。及歸，則又攜米肉錢帛以付立。曰：「未嘗闕乏。」立憫其勤勞，因令傭買僕隸，婦託以他事拒之。立不之彊也。周歲產一子，唯日中再歸爲乳耳。凡與立居二載，忽一日夜歸，意態徬徨，謂立曰：「妾有冤仇，痛纏肌骨，爲日深矣。伺便復讐。」今乃得志，便須離京。公其努力，此居處五百緡，自置契書在屏風中，室內資儲一以相奉。嬰兒不能將去，亦公之子也。公其念之。」言訖，收淚而別。立不可留止，視其所攜，乃人首耳。立甚驚愕，其人笑曰：「無多疑慮，事

不相與。遂書。曩距垣。而其身。女。升。其。立。見。其。送。其。日。
不及矣。方徘徊於庭。遽聞却至。立迎門接俟。曰。更乳嬰
兒。以畢離恨。就撫子。俄而復去。揮手而已。立迴燈。褰帳。
小兒身首已離矣。立惶駭。達旦不寐。則以財帛買僕。乘
遊抵近邑。以伺其事。久之。竟無所聞。某年立得官。卽貨
鬻所居。歸任。爾後莫知其音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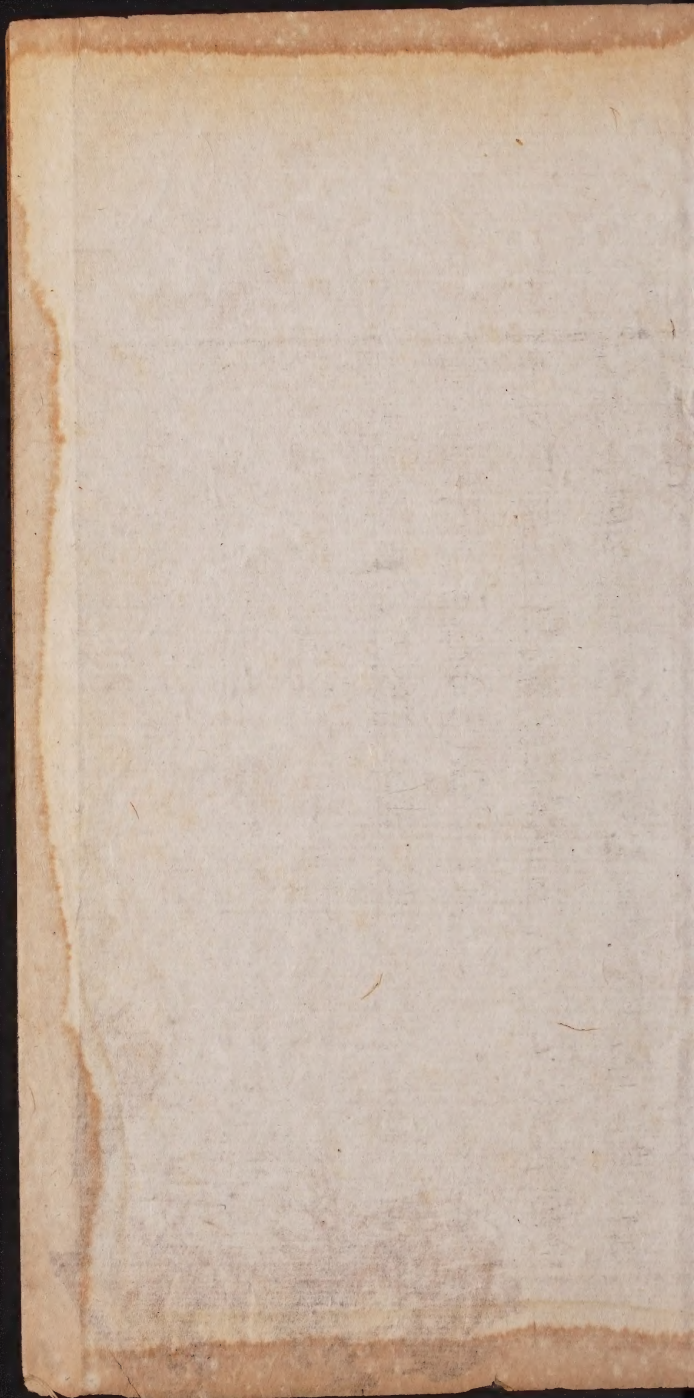
虬鬚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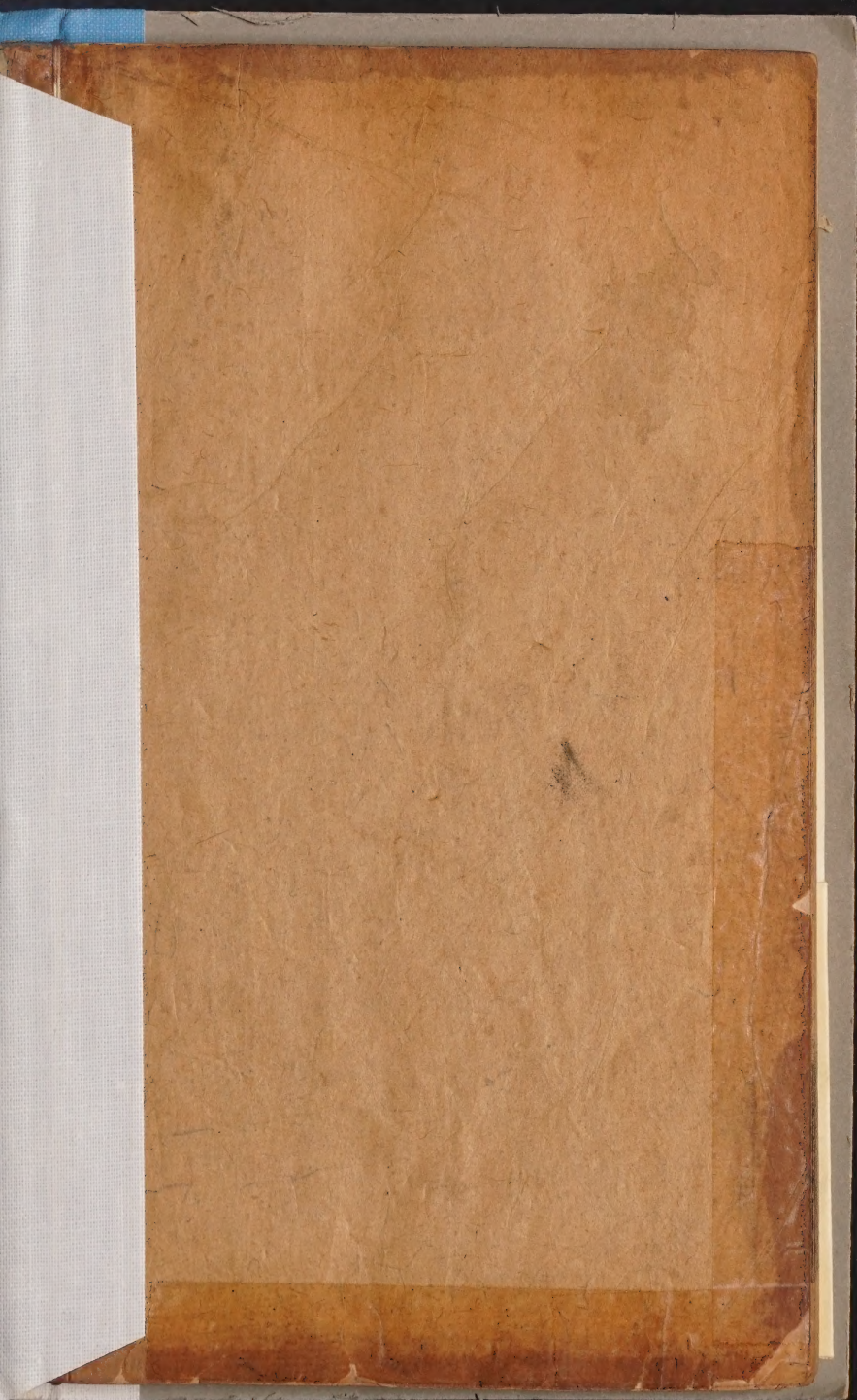
呂用之在維揚日。佐渤海王。擅政害人。中和四年秋。有
商人劉損。挈家乘巨船。自江夏至揚州。用之凡遇公私

來悉令偵覘行止。劉妻裴氏有國色，用之以陰事。下劉
獄，納裴氏。劉獻金百兩免罪。雖脫非橫，然亦憤惋。因成
詩三首曰：寶釵分股合無緣，魚在深淵鶴在天。得意紫
鸞休舞鏡，斷踪青鳥罷啣箋。金盆已覆難收水，玉軫長
拋不續絃。若向薜蘿山下過，遙將紅淚灑窮泉。其二鸞
飛遠樹棲何處，鳳得新巢已稱心。紅粉尚存香幕幕，白
雲初散信沉沉。情知點污投泥玉，猶自經營買笑金。從
此山頭似人石，丈夫形狀淚痕深。其三舊嘗遊處徧尋
春，誰君主誰臣。一投買笑妻前已，謝盡春山下月新。

殘雲歸巫岫，名譽路隔星。松退在黃真，小言及無涉。
滴盡傾東海也須乾。詩成吟詠不輟，因一日晚凭水窓，
見河街上一虬鬚老叟，行步迅速，骨貌昂藏，眸光射人，
彩色晶瑩如曳冰雪。跳上船來，揖損曰：子衷心有何不
平之事，抱鬱塞之氣，損具對之。客曰：祇今便爲取賢閣
及寶貨，回卽發，不可更停於此也。損察其意，必俠士也。
再拜而啟曰：長者能報人間不平，何不去蔓除根，豈更
容奸黨叟曰：呂用之屠割生民，奪君愛室，若令誅殛，固
不爲難。實愆過已盈，神人共怒，祇候冥靈聚錄，方令身

首支離不惟難及一身須殃連七祖且爲君取其妻室
未敢逾越神明及入呂用之家化形於斗拱上叱曰呂
用之背違君親時行妖孽以苛虐爲志以媼亂律身仍
於喘息之間更慕神仙之事冥官方錄其過上帝卽議
行刑吾今錄爾形骸但先罪以所取劉氏之妻并其資
貨速還前人倘更悅色貪金必見頭隨刀落言訖鏗然
不見所適用之驚懼遽起焚香再拜夜遣幹事併齎金
及裴氏還劉損損不待明促舟子解維虬鬚亦無迹矣







博
異
志

Chêng, Huan-ku
Po i chi

GR
335
C47
1796